

走进战后的斯里兰卡

今年5月18日,在被斯里兰卡政府军攻下最后一处据点后,困扰斯里兰卡30年的猛虎组织终于承认失败,当消息传到正在回国途中的总统拉贾帕克萨耳中时,他兴奋得不能自己。一下飞机,便长跪在地,双手合十,感谢上苍终于让斯里兰卡浴火重生。这个战后岛国如今是一幅怎样的图景,民众情绪如何,战区重建面临哪些难题?本报驻印度记者任彦日前深入斯里兰卡进行了实地采访。



斯里兰卡一队中学生挥舞国旗庆祝内战结束。

任彦摄

印度洋明珠重放光芒

整个科伦坡就是国旗的海洋

在斯里兰卡采访的几天时间里,有一样东西始终与我相伴,那就是斯里兰卡国旗。目光所及,首都科伦坡的大街小巷,插满了国旗;各大酒店门前的旗杆上飘动着国旗;政府办公楼和居民住宅上悬挂着国旗。在我横穿这个印度洋岛国到东海岸采访的沿途,或插在路边店铺的房顶上,或像巨幅广告一样系在路边的大树中间,斯里兰卡国旗随处可见。汽车、摩托车、三轮出租车等各种交通工具也大都插着一面国旗。从城市到乡村,从海岸到内陆,我所到之处无一不是满眼迎风招展的国旗。

几位出租车司机都对我说,现在看到的还不是国旗最多的时候,内战刚结束的头几天整个科伦坡简直就是国旗的海洋,不仅所有的街道、房舍都挂满了国旗,人们还挥舞着国旗在马路车载歌载舞。出租车司机饶有兴趣地指着一些场所说,这里是当时人们彻夜狂欢的地方,那里是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的地方。名叫拉特的司机对我说,持续了将近3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人们似乎只能通过拼命地挥舞国旗、声嘶力竭地唱歌和忘乎所以地跳舞才能释放心中那被压抑了太久的喜悦和激情。我在一所学校举行的庆祝内战胜利的活动中,也看到了一队学生挥舞国旗的动人场景。当地一位记者对我说,庆祝胜利是最近一个多月来全国各地的主要活动。

为总统树起三层楼高的画像

除了国旗,在斯里兰卡大街小巷看到最多的就是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画像。在首都科伦坡街头树立的一幅画像有三层楼房那么高。画像里,拉贾帕克萨总统面带微笑,打着胜利的手势。斯外

交部一名官员对我说,拉贾帕克萨总统创造了历史,实现了前4任总统没有实现的理想。他是斯政府取得内战胜利的第一功臣。

斯里兰卡资深律师森纳拉特纳建议,由于拉贾帕克萨总统为饱经战火的斯里兰卡赢得了和平,他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说,斯里兰卡以往很多政府领导人都认为猛虎组织是不可战胜的,斯政府军根本无法取得对猛虎组织的军事胜利,但拉贾帕克萨总统抱着从军事上击溃猛虎组织的必胜决心,和三军将士同仇敌忾,终于完成了消灭猛虎组织的艰巨任务。拉贾帕克萨总统结束了折磨斯里兰卡将近30年的内战,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铺平了道路。

拉贾帕克萨1945年11月18日生于斯里兰卡南部一个僧伽罗族政治世家,2005年当选总统。今年5月17日,在被斯政府军攻下最后一处据点后,猛虎组织终于承认失败,当消息传到正在回国途中的拉贾帕克萨耳中时,他兴奋得不能自己。一下飞机,便长跪在地,双手合十,感谢上苍终于让斯里兰卡浴火重生。当时,斯里兰卡内阁全体成员列队在机场迎接他,科伦坡的民众更是挥舞着国旗夹道欢迎,经久不息地高喊着“总统是英雄”的口号。

民众终于长舒一口气

无论是在西海岸的科伦坡,中部的圣城康提,还是在东部沿海一度被猛虎组织控制的区域,我看到的是和平的生活景象。在这些城市,早晨最先驶上马路的是一辆辆校车,里面载着身穿整洁校服孩子们。稍后,上班族便从家里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饭盒,急匆匆赶往公共汽车站。下午5时左右,下班的人们纷纷往家赶,马路上车流人流交织,挤得一塌糊涂,尖利的鸣笛声不绝于耳。市场里叫卖声不断,海边的

长椅上依偎着一对对情侣。在乡村,男人们顶着炎炎烈日在稻田里劳作,采茶女在采摘茶叶。

“现在的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了,过去20多年可不是这样。”科伦坡一位中学老师对我说。内战期间,人们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那时候,斯里兰卡没有一处称得上是安全的地方。科伦坡的机场、市场、酒店、银行、寺庙、办公大楼、公交车、火车都遭到过袭击。他说自己过去20多年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无心规划未来,过一天算一天,每天上班时担心自己能否安然下班回家,更担心孩子是否能够安全地在学校上课,“猛虎组织被剿灭了,人们都舒了一口气,开始慢慢放下心来生活了”。

爆炸声不断的斯里兰卡一下子安宁了。不过也有人惟恐天下不乱,一个西方记者居然对我说,宁静好像不应该属于斯里兰卡,他在这一个多月的安静中感到非常寂寞。而我真诚地希望这个印度洋岛国能够永久远离战火,安享太平。

城市警戒仍严密

尽管民众在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社会秩序也正在逐步恢复,但完全的和平还没有来临。这从政府依然没有放松戒备就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子夜时分,在从机场到酒店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中,我乘坐的出租车被军警检查站拦下5次。检查人员在检查完司机的证件之后,还从车窗探进头来警惕地扫视一番。首都科伦坡的主要街道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三三两两荷枪实弹的士兵巡逻警戒。这和我去年8月到访科伦坡看到的情景基本一样。人们对战争的担心虽然淡去,但眉宇间依然透出几分警惕的神情。

科伦坡戒备最严密的莫过于总统府所在地区。在距离这一带很远的地方便设置了检查哨,对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行人和车辆都要进行严密检查。我到位于该区域的外交部办理采访时,10分钟的车程竟被盘查了5次,警察给记者要找的人打电话确认之后才允许记者踏进外交部门。

斯里兰卡东部省与北部省接壤地带亨可马里地区军警也很多。路边就地搭起很多掩体,黑洞洞的枪口从沙包里伸出来,对着马路。检查哨也很多,对来往车辆和行人进行盘查。猛虎组织的最后据点穆莱蒂武地区完全处于军事封锁之中,没有国防部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据当地媒体报道,那里已经没有任何居民,原有的泰米尔人已经在战争结束前逃离该地区,被安置在紧邻该地区南部的瓦武尼亚地区的难民营里。斯里兰卡最北部的贾夫纳地区是猛虎组织的大本营,但在1995年12月被斯政府军收复,那里的居民在政府军进驻之前就几乎全部逃离家园。

据联合国估计,大约有30万泰米尔人被安置在斯政府设立的难民营里。日本一位特使最近视察了难民营,他对当地媒体表示,与上一次视察相比,难民的基本生活与生命安全有了保障。不过他认为还有不足之处,如卫生条件很差。据斯政府介绍,另外有9000多名猛虎组织成员也被集中安置在一起,在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进行职业培训和思想教育之后将予以释放。

现在,战后重建是摆在斯里兰卡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然而,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制定出一份具体可行的重建路线图,有分析认为,这说明斯里兰卡的重建进程充满挑战。

挑战之一是实现民族政治和解。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的民族矛盾是引发斯内战的根本原因。要想建立一个统一、安定、和谐的社会,斯政府就必须努力化解民族矛盾。

拉贾帕克萨总统在5月19日指出,斯政府今后将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长期困扰国家的民族问题。斯政府将致力于寻求各方均能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拉贾帕克萨说,在斯里兰卡,任何民族都不应被视为少数民族,所有民族都一律平等。不过,很多人还是担心,

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但斯政府军依旧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将猛虎组织所有成员肃清。现在,斯政府军已经在东北部丛林里展开对猛虎组织残余力量的搜索行动。

上述三重挑战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战后重建进程的顺利展开。不过,在面临挑战的同时,斯里兰卡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首先是相对和平的环境为发展经济提供了良机。斯里兰卡旅游部已经制定了大力发展旅游的计划。据该部旅游促进局局长马杜巴尼·皮里拉介绍,斯政府已经决定将2011年定为“斯里兰卡旅游年”,力争使旅游业从目前占GDP的15%跃升至30%。现在该局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以“斯里兰卡,小

国家重建面临三大挑战

切割第一大民族僧伽罗族的既得权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

挑战之二是尽快让泰米尔平民重返家园,重建家园。目前,30万泰米尔平民集中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但他们还不可能很快重返家园,一是那些地区埋着的很多地雷需要清除,二是政府怀疑平民中可能藏有猛虎组织成员,需要时间甄别。对于本已财政拮据的斯政府来说,这个挑战相当艰巨。

挑战之三是防范猛虎组织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斯军方发言人纳纳亚克拉准将告诉本报记者,现在之所以在科伦坡重点区域以及北部刚收复的地区实施高度戒备,主要是防范猛虎组织残余力量进行反攻。他说,虽然猛虎组织

小的奇迹”为宣传口号的旅游推介活动。

其次是多年的内战使国家的政治认同得以加强,这为实现民族政治和解创造了有利条件。记者采访到的一些泰米尔人也不希望国家分裂或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国家,他们说,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发展,如果一分为二,则会两败俱伤。过去30年的惨痛经验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

很多僧伽罗人也认识到,歧视泰米尔人不符合本民族的利益,只有平等对待泰米尔人才能真正实现持久的和平。

未来的斯里兰卡只有正确对待挑战、善于抓住机遇,才能更上一层楼,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黑色7月”内战全面爆发

1983年7月23日夜,一辆载着猛虎组织成员的白色小货车缓缓地向贾夫纳大学行驶,目标是伏击一辆不久将经过这里的载有斯里兰卡警察的巡逻车。猝不及防中,巡逻车上15名警察有13名当场毙命,另外两名重伤,这些警察都是僧伽罗人。事件马上点燃了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间的仇恨烈火。次日,科伦坡的僧伽罗人便大举向当地泰米尔人报复,焚烧他们的住宅,掠夺他们的财产……据报道,这场民族仇杀毁坏了约1.8万所房子,成百上千人死于非命,大量泰米尔人逃亡。泰米尔人把这个7月称为“黑色7月”。历史上习惯将“黑色7月”民族仇杀事件作为斯里兰卡内战全面爆发的开端。从此,斯政府军和猛虎组织不断开战,一直打了近30年。

民族矛盾是内战根源

斯里兰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2500年前,北印度的雅利安人移民至锡兰岛,建立了僧伽罗王朝,公元前2世纪前后,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也开始迁徙定居锡兰岛,此后10多个世纪,僧伽罗和泰米尔王朝交替统治。16世纪起先后被葡萄牙和荷兰人统治,18世纪末成为英国殖民地。1948年2月,斯获得独立,定国名锡兰。1972年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斯里兰卡2001万人口中,僧伽罗族占74%,泰米尔族占18%。几百年殖民统治期间,分化和加深民族对立是统治者的重要手段,斯里兰卡独立后,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间矛盾冲突不断,成为斯里兰卡发展的主要障碍。

1972年,一个在民族冲突中长大的17岁泰米尔青年普拉巴卡兰组成了“泰米尔新猛虎”组织,后更名为“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泰米尔伊拉姆”是古代泰米尔语中一个泰米尔王国的名称,“猛虎”是曾与僧伽罗族作斗争的印度教国王的象征,同时用以对抗僧伽罗

人的图腾狮子。该组织的目标是通过暴力手段分裂斯里兰卡,建立一个独立的泰米尔国家。

战火导致损失惨重

1985年,在印度撮合下,斯政府和猛虎组织在不丹首都廷布举行和平谈判。因为双方意见相左,谈判很快破裂。1995年,双方协议停火100天,重开谈判。停火期限一结束,双方又兵刃相向。由于在兵力上处于弱势,猛虎组织主要靠偷袭、伏击等战术和实施自杀性袭击。国际社会普遍支持斯和平进程,2002年,在挪威斡旋下,斯政府和猛虎组织签署《永久停火协议》,先后举行6轮和谈。2003年4月,猛虎组织退出和谈,和平进程宣告中断。2005年底以来,斯政府与猛虎组织冲突不断。2007年7月,政府军收复东部省并向北部猛虎组织控制区推进。2008年1月2日,斯政府宣布退出《永久停火协议》,称猛虎组织早已使该协议名存实亡。之后,斯政府军动用重型武器,对猛虎组织穷追猛打。今年5月17日,斯政府军将猛虎组织围困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地域内,然后从空中和陆地对其进行猛烈轰击。当天,猛虎组织国际发言人帕特马纳坦通过一家网站发表紧急声明,称“战争已经痛苦地结束,我们决定放下武器”。5月18日,斯政府军攻下猛虎组织的最后一个据点,并宣告对猛虎组织的军事行动结束。5月19日,斯总统拉贾帕克萨正式宣布,斯政府军终于取得了对猛虎组织的军事胜利,内战结束,同时还宣布猛虎组织头目普拉巴卡兰被击毙。

长期的军事冲突导致斯里兰卡7万多人丧生,约200万人流离失所,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巨额军费开支严重影响了整个斯里兰卡的经济。记者所到之处满目疮痍,无论如何也难把眼前景象与“印度洋上的明珠”这样的美称联系起来。



不同民族的斯里兰卡儿童在一起。

任彦摄

斯里兰卡,原名锡兰,是印度洋上的热带岛国。素有“印度洋上明珠”之称。

“斯里兰卡”在僧伽罗语中意为“乐土”或“光明富庶的土地”,有“宝石王国”等美誉。斯里兰卡面积为6.5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方一马平川,被马可·波罗誉为“天下最美丽的岛屿”,因为没有哪个岛屿能在海滨、古堡、自然遗产和独特文化等方面与她媲美。

斯里兰卡经济以农业为主,

在中部海拔200多米的山区,出产的红茶品质上佳,驰名世界。

斯里兰卡拥有数百公里的黄金海岸。蜿蜒曲折的河流,飞流直下的瀑布,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壮观茂密的热带雨林,凉爽宜人的避暑山区,这些都让斯里兰卡无愧为“旅游天堂”。

内战爆发前,来斯里兰卡的西方游客络绎不绝;有理由相信,内战结束后,游客将再次云集这里。

(任彦)



猛虎组织被俘人员在政府培训营地接受技术培训。

任彦摄



第445期

责任编辑

李锋
辛本健
李文云